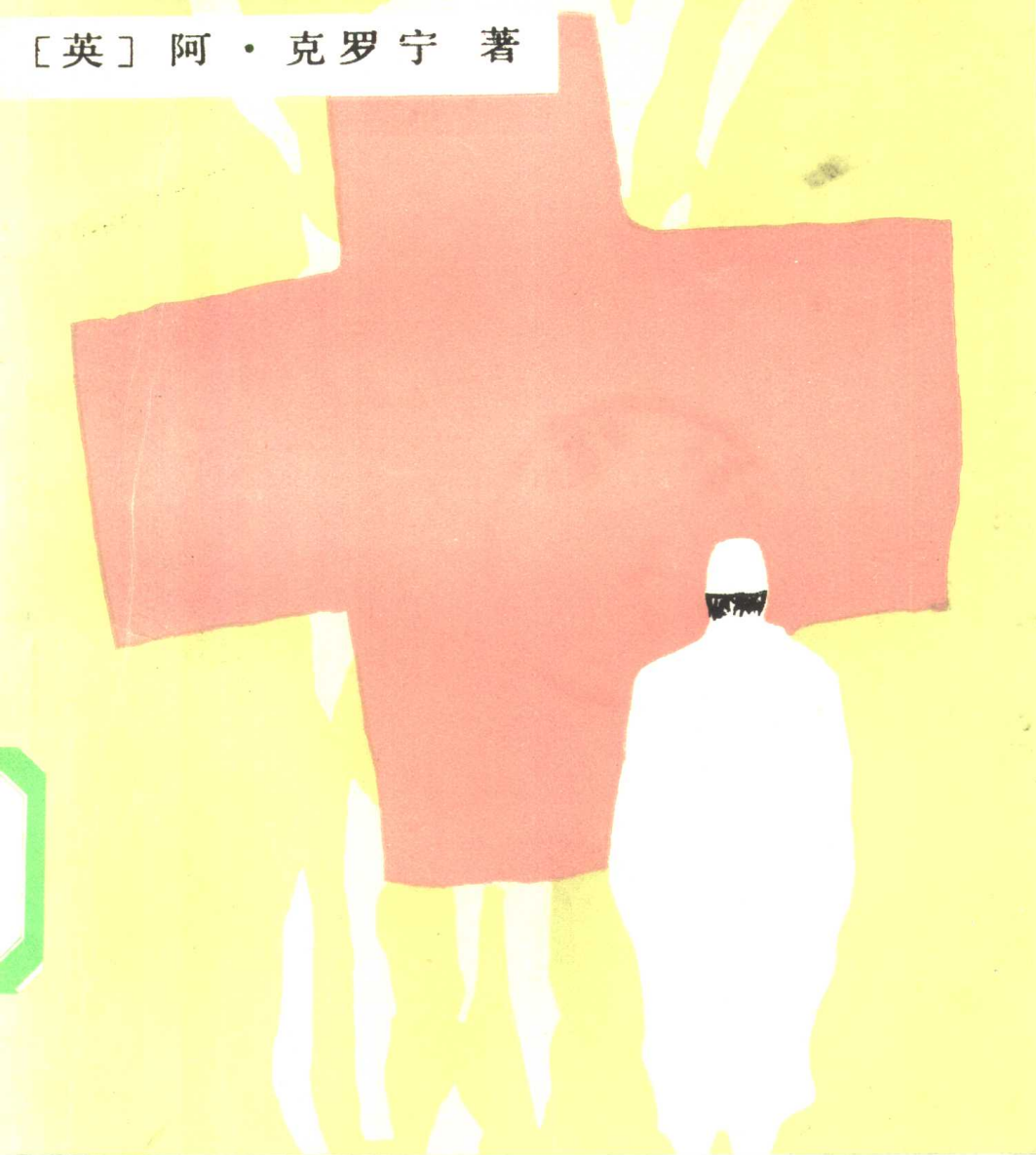


堡垒

[英] 阿·克罗宁 著



堡 垒

〔英〕阿·克罗宁 著

何琼崖 桑友光 译

海峡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福州

堡 垒

〔英〕阿·克罗宁 著

何琼崖 桑友光 译

*

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7印张 1插页 130千字

1986年5月第1版

1986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240

书号：10368·155 定价：1.05元

目 录

堡 垒

阿·克罗宁 著

第一部 布兰尼莱

- 一、安德鲁·曼森到达布兰尼莱……………(3)
- 二、最初的几步……………(6)
- 三、工作开始了……………(7)
- 四、夜间的爆炸……………(10)
- 五、学校女教师……………(13)
- 六、布拉姆韦尔家的晚会……………(16)
- 七、初恋……………(17)
- 迪·汉普顿……………(22)
- 九、真正的工作……………(25)
- 十、“曼森大夫！我有事找你！”……………(27)
- 十一、新的工作……………(30)

第二部 艾伯罗劳，绿谷别墅

- 一、新居……………(35)
- 二、“我一开头就很糟糕”……………(39)
- 三、一位真正的朋友……………(40)
- 四、又一次失败……………(42)
- 五、考试……………(46)

六、矿井中的外科手术·····	(49)
七、快乐的新年·····	(52)
八、烂木桥——谁能挽回呢? ·····	(54)
九、碰壁·····	(56)

第三部 生命

一、再次碰壁·····	(62)
二、忍饥挨饿·····	(64)
三、新结识的朋友·····	(66)
四、把你的病情告诉我·····	(69)
五、第一位阔气的病人·····	(72)
六、新的治疗方法·····	(74)
七、新的喜悦·····	(77)
八、一文不值·····	(81)
九、维多利亚医院·····	(85)
十、哦，亲爱的，别欺骗自己·····	(88)
十一、最后一击·····	(90)
十二、理查德·斯蒂尔曼·····	(93)
十三、自由了·····	(95)
十四、真正的友谊·····	(97)
十五、晴天霹雳·····	(100)
十六、苏醒·····	(105)
十七、和解·····	(109)
十八、重得快乐·····	(111)
十九、飞来横祸·····	(114)
二十、罪恶与惩罚·····	(116)

二十一、重得生命·····	(118)
---------------	-------

木 马

埃里克·威廉斯 著

第 一 部

一、早晨·····	(128)
二、逃亡的计划·····	(131)
三、木马·····	(135)
四、跳马练习·····	(137)
五、挖掘在进行中·····	(139)
六、旅程的安排·····	(141)
七、彼得的新主意·····	(144)
八、理发室里的“演奏会”·····	(148)
九、独自在地道里·····	(151)
十、逃出集中营·····	(1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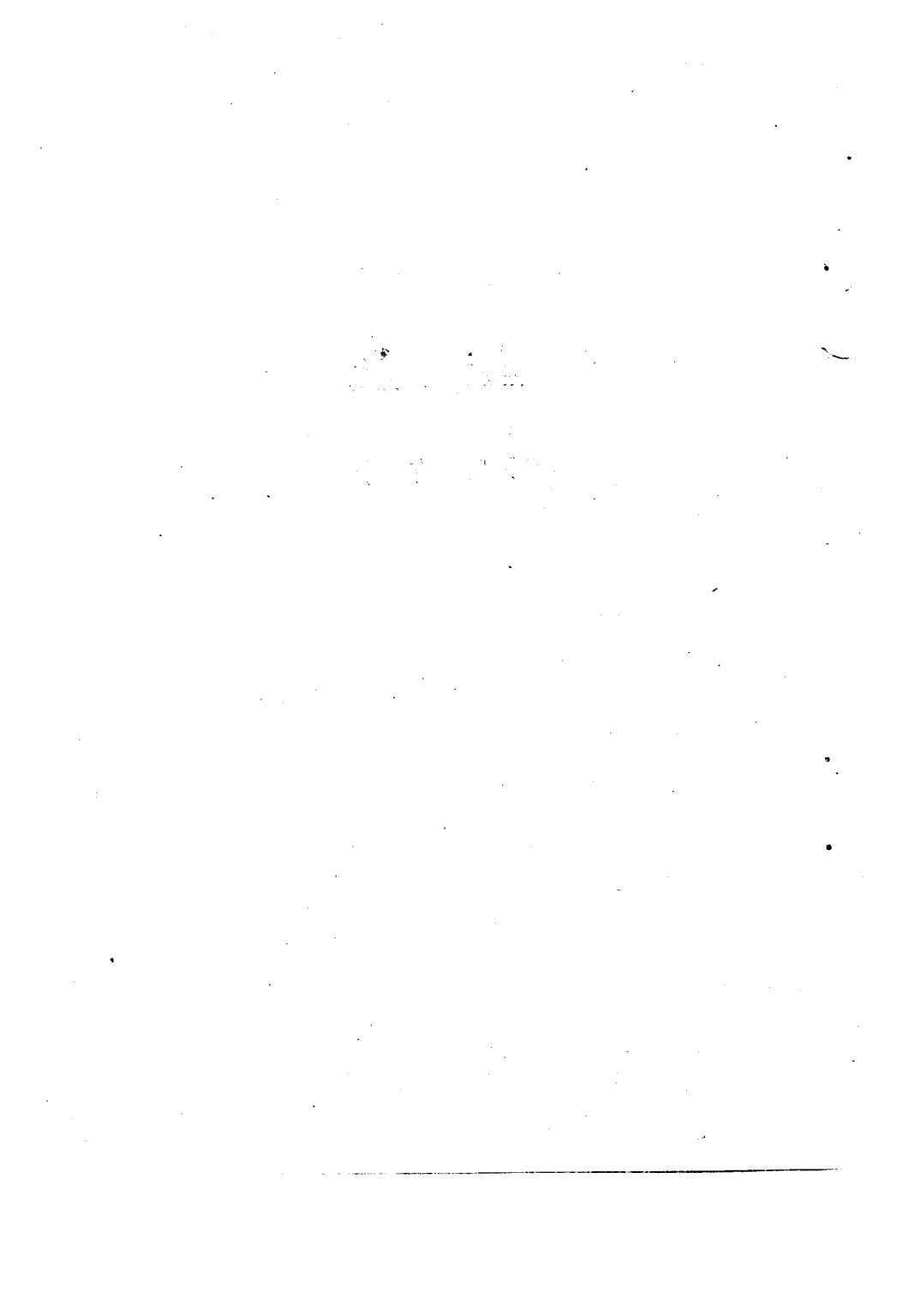
第 二 部

一、通向自由的第一步·····	(158)
二、在科斯钦·····	(162)
三、火车上的挫折·····	(168)
四、幸免于难·····	(170)
五、海港·····	(173)
六、弗雷哈芬·····	(177)
七、在法国人住地·····	(180)
八、寻找法国人·····	(183)

九、圈套.....	(187)
十、一场虚惊.....	(193)
十一、偷渡.....	(199)
十二、在丹麦.....	(206)
十三、为自由而斗争.....	(213)
十四、梦想成为现实.....	(217)

堡 垒

〔英〕阿·克罗宁 著



第一部 布兰尼莱

1. 安德鲁·曼森到达布兰尼莱

一九二一年十月的一天下午，接近傍晚的时候，在驶向威尔士南部的一列客车的三等车厢里坐着一个年轻人，他名叫曼森。他在眺望着窗外的景色。曼森已坐了一整天火车，从威尔士北部赶往他的第一个工作地点。火车停靠布兰尼莱的时候，夜幕已降临了。啊，终于到了。安德鲁·曼森提起行李兴冲冲地下了车，来到月台上。月台上没什么人，只有一个面孔发黄的老头守在那儿。

曼森快要走近老头时，老头问：“你是佩奇大夫的新助理吗？”

“是啊！我叫曼森，安德鲁·曼森。”

“我是佩奇大夫的马车夫，来这儿接你的。”

在去医生家的路上，这位马车夫告诉安德鲁，佩奇的上一个助理是十天前离开的。他还说助理们通常待不了多久就得走。

“为什么呢？”安德鲁竭力装出微笑的样子问。

“照我看，一方面是因为工作太辛苦。”

“另一方面呢？”

“你自己会看出来的。”

他们的马车在小城里行驶着，最后在一幢房子的门前停下了。接着，安德鲁在客厅里受到一位满脸堆笑的矮胖妇女的欢迎。这个女人年约四十光景，却依然两眼秋水，风韵犹存。

“好啊，好啊，这位一定是曼森大夫，”她说，“请进来，我亲爱的，进来。我是医生的妻子，佩奇太太。我看到你很高兴。我们的上一个助理是个可怕的家伙，能把他摆脱掉，我实在感到高兴。现在，你来了，一切都会很好的。我想让你去看看你的房间，再同大夫会会面。唔，我不知道在信中说了没有，大夫最近几个星期身体一直不太好。”

安德鲁听了，很惊讶地看着她。

她没让安德鲁开口，就又很快地说下去：“哦，病一点儿也不严重，他很快就会好的。”

他们走进佩奇大夫的卧室时，她说：“爱德华，这是曼森大夫，我们的新助理，他是来问候您的。”

安德鲁看到床上躺着一位六十岁左右的老人，半边脸和半个身子都已瘫痪。

安德鲁突然产生一种恐惧感，房间里显出异样的宁静。

“我希望你会喜欢这里，”佩奇大夫很缓慢、很费力地说，“我这儿的工作对你来说，不会很重的，你还很年轻。”

“我二十四岁，先生，”安德鲁回答，“这是我的第一个工作。但我并不害怕。”

佩奇大夫用很疲乏的声音说：“我希望你能跟我们待在

一起。”他从床边的小桌子上拿起一本书，接着就打开书看起来。安德鲁懂得这意味着会面结束了。

安德鲁下楼吃饭时，回想起一些事情。佩奇太太写给他的几封信中，从来没有提起佩奇大夫的病情。但是佩奇确实病了，而且，看来今后好几个月不可能工作。安德鲁觉得自己很年轻，精力充沛，对于将要担负的工作没有什么担当不了的。但是单独一个人工作，又没有什么经验，那……

佩奇太太已经在餐厅里了。名叫安妮的女佣人，给佩奇太太端来热牛排，一瓶啤酒和一杯牛奶，而曼森只能吃到一小块冷肉、喝点冷开水。

佩奇太太解释说：“我一定得注意自己的饮食，我有贫血症，”她说就唠唠叨叨地讲起自己的种种烦恼：佩奇大夫的病情啦，他们以往用过的品德不好的助理啦……“我们在布兰尼莱的工作方式是这样的：公司里一共有三名医生，每个工人可以挑选他所喜欢的医生看病，公司从每个工人的工资中扣下固定的数目，把这笔钱分别付给医生们作报酬，一个医生拥有的病人愈多，公司付给他的工资也愈高。我们得让经理对我们有好感。佩奇大夫理所当然的是布兰尼莱最好的医生。你要记住，你是替佩奇大夫工作。”

“我想我已理解了这种工作方式。”安德鲁说罢就站起身来。

“好吧，”她说也站了起来，“顺便告诉你一下，格利达街七号来了个电话，你最好马上去一下。”

2. 最初的几步

安德鲁立刻出诊去了。他离开了那幢房子和佩奇太太以后，感到很轻松。他觉得这个新环境有点叫人摸不着头脑，与他自己所设想的美妙的图景迥然不同。尽管如此，他还是想立即开始工作。他自言自语地说，“目前，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工作，其他的都是无关紧要的。”

他来到了格利达街七号。

病人是一个年轻妇女，她是工人威廉斯的妻子。安德鲁走近床边时，心口跳得很厉害。他单独一人在这里，没有人来帮助他诊断和治疗病人。他全神贯注地给她作了检查。事情很明显，病情非常严重，但到底是什么病症呢？

“她身上发冷吗？”曼森问话时，头也不敢抬，眼睛死盯着地板。

“是的，”她丈夫回答说，“已经有三、四天了，我相信她着凉了，大夫。”

安德鲁一点把握也没有，他要威廉斯半小时以后到他那里取药。他心里很明白，这不是受凉。究竟是什么病症呢？他会弄错吗？

他赶紧回去准备药品。他刚调好了药水，门开了，走进来一位面孔发红的男子，后面跟着一条狗。

这个男子说：“我看见你的窗口有亮光，就决定进来向你表示欢迎。你是新来的助理，对吗？我是刘易斯大夫的助手，名叫菲利普·丹尼。”他瞧了瞧安德鲁手中的药瓶，又

看了看地址和服法说明，带讽刺意味地微笑着说：

“哦，真有意思，你已经开始干起了这份好差使。”丹尼说了突然大笑起来。

安德鲁听了，疑虑重重地盯着他。

静默了一会儿之后，丹尼接着继续说道：

“为什么要到这里来？”

安德鲁感到很愤怒，冷冷地说：

“我还想把这座小城变成矿泉治疗场呢，你知道吗？”

丹尼又大笑起来，他笑得那么放肆，那么无礼。安德鲁真想揍他一顿。

“喂，曼森！”丹尼的声音忽而变得很严肃，“你应该了解了解这里的一些情况。这里对医学生的实习来说，是个坏地方。这里没有医院，没有红十字救护车，没有爱克斯光机，简直是一无所有。如果要做外科手术，就只好用厨房里的长桌。在一个干旱的夏季里，许多儿童患了伤寒，象苍蝇一样地死去。佩奇大夫是一位很好的老医生，但他再也不能工作了。我的老板刘易斯只对金钱感兴趣。而另一位医生布拉姆韦尔则一窍不通。这些就是大概的情况。”他唤了狗，打算回去。走到门口那儿，他停来说：“顺便说一句，曼森。要留心格利达街的那个女人。她很可能也是伤寒。”安德鲁还没有来得及回答，菲利普·丹尼已在眼前消失了。

3. 工作开始了

那天晚上，安德鲁怎么也睡不着。他仔细地考虑格利达

街那个女人的病情。真会是伤寒吗？他好几次打算起床，到病人家里去。

后来，他想起了自己的父母。他父亲是个小农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一年阵亡了。不久，他母亲病倒了，在他念大学的第一个学期就去世了。从此，他就孤身一人活在世上。他没有钱生活下去，不得不每年向学校当局借五十英镑勉强度日。后来，他终于毕业了，获得了一枚金质奖章。现在他来这里工作了，一定得偿还这笔债务。诚然，他工作了，但他懂得太少了。他反复地思索着他的工作、丹尼所说的话和格利达街的那个病妇。

天明以后，他立刻去病人家里。二十分钟以后，他从格利达街七号出来，走进了十一号。从十一号出来以后，他来到街对面的十八号。他一共去了七户人家，其中五家有伤寒病人。这很清楚，传染病开始流行了。这么说，丹尼的判断是对的。他决定向佩奇大夫讲这件事。

佩奇听他讲话时，双眼紧闭，一动也不动，后来，又沉默了许久许久，才说：

“事情很难办。我们没有医院。你打电话找找格里费斯。他住的地方离我们这里有十五英里，他是我们这个区的医务官员。”

接着，是又一次沉默，比上一次还要长。“不过，我很担心，他大概不会给多少帮助。”

安德鲁急急忙忙地跑到电话机旁，

“喂，喂，是格里费斯大夫吗？”

“谁找他？”一个男子的声音回答说。

“我是布兰尼莱镇的曼森，佩奇大夫的助理。我们这里有五个伤寒病人。我要格里费斯大夫立即到布兰尼莱镇来一下。”

停顿了好久以后，那个声音很快地说：“我很抱歉，格里费斯大夫有重要的公事，已经到天鹅湖去了。”

“他什么时候回来？”曼森急得叫了起来，但对方什么也不回答就把电话挂断了。

“真糟糕！”安德鲁喊道，“我看，他就是格里费斯本人。”

他再摇电话，但毫无用处。

安妮这时也在客厅里，她说，“大夫，你在这个时辰是决不会找到格里费斯大夫的，他到天鹅湖去打高尔夫球了。即使他刚才还没有去，他也会说他已经去了。”

安德鲁感到怒不可遏，但是也无可奈何。他再一次去看视他的病人。他虽然很憎恨丹尼，讨厌他那种讥刺别人的腔调，但仍然决定上他那里去。毕竟是丹尼的话引出这些事的。

丹尼看到曼森，有点惊讶。

他说：“怎么样，杀死人了吗？”

安德鲁脸都气红了，他好不容易才克制住自己的怒气说：

“你是对的，的确是伤寒症，我没有看出这个病症，真该枪毙。我现在已有了五个伤寒病人。我给医务官打了电话，但是毫无用处。我是特地来向你请教的。”

“我也有四个伤寒病人，和你的病人在同一个区域。我看，病源是格利达街上的那口水井。”

安德鲁睁大眼睛望着丹尼。他为获悉传染病的流行地点而暗地里感到欣慰。

丹尼接着说：“是这么回事，城里的下水道年久失修，许多地方的下水道都已彻底毁坏了，这样就使一些水井受到了污染。我早就同格里费斯讲过这件事，可是这个懒家伙连听也不想听。上次我打电话告诉他，下次见面一定要把他掐死。”

安德鲁站起身来。

“非常感谢你讲了这些情况。现在，事情简单多了。从今以后，格利达街用的每一滴水都应该煮沸一下。”

“应该把格里费斯煮一下，”丹尼微笑着说，“好吧，曼森，只要你喜欢，任何时候都可以来我这里。”

曼森出了丹尼的屋子，就一直跑到格利达街。他给病人家属留下了重要的话：要他们将水煮沸，用具消毒，同病人隔离。他回家以后才发现自己已不象以前那么讨厌丹尼了。

4. 夜间的爆炸

整整一个月时间，安德鲁都是从清晨工作到深夜。他热爱自己的工作。他的病人几乎都痊愈了。他工作的成效甚至比丹尼还好一些。这次传染病的流行终于到了尾声。

十一月十日丹尼突然打电话给他，